

至德之光：無錫泰伯廟拜祭記

吳志良

四月江南，草長鶯飛。

從澳門出發，過長江，入無錫，直奔梅村。此行不為別的，只為在清明時節，拜祭我們的開宗始祖——泰伯公。

車子駛入梅村，伯瀆河靜靜流淌，兩岸楊柳依依。這條三千多年前由泰伯公率眾開鑿的人工運河，至今仍在江南大地上蜿蜒，像是先祖的目光，穿越時空，注視着這片他親手開拓的土地。

泰伯廟在梅村古鎮的中心，廟前石坊高聳，「至德名邦」四個大字在春陽下熠熠生輝。石坊之後，古木參天，翠柏掩映，泰伯廟的殿宇便在鬱鬱蒼蒼之中露出飛檐翹角。

走進廟門，一種肅穆之情油然而生。作為吳氏子孫，這片土地於我而言，不只是風景，更是根脈所在。

三千二百多年前，周太王古公亶父有三子：泰伯、仲雍、季歷。季歷之子姬昌自幼聰慧過人，太王有意傳位於季歷，再由季歷傳於姬昌——即後來的周文王。泰伯公作為長子，本該繼承王位，但他深知父親的心願，為了成全父親的安排，更為了周室的長遠興盛，他與二弟仲雍以採桑為名，毅然離開岐山，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往當時尚屬「荊蠻之地」的江南。

孔子在《論語》中讚嘆：「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司馬遷著《史記》，將《吳太伯世家》列為三十世家之首。

泰伯公奔吳之時，江南尚是水澤之地，土民以漁獵為生，刀耕火種，文明未開。他入鄉隨俗，「斷髮文身」，與當地土著打成一片。

大殿門前的楹聯吸引了我的目光，這是母校南京大學前校長匡亞明先生於一九八五年三

月為泰伯廟所題：

「孝親在知親讓位於弟背井離鄉哪怕披荆斬棘，從俗而化俗推己及人啟蠻夷何憂斷髮文身。」

這副對聯，將泰伯公的一生功業概括得淋漓盡致。上聯寫他讓位於南奔的孝悌之心與開拓之勇，下聯寫他入鄉隨俗、教化百姓的胸懷與智慧。

據載，泰伯公定居梅里後，將黃河流域先進的農耕技術帶到江南，教民耕作，種桑養蠶，發展生產。他還帶領百姓開鑿河道，興修水利，伯瀆河便是那時開鑿的。這條全長四十多公里的運河，西起無錫伯瀆港，東至蘇州漕湖，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人工運河之一。

考古發現為歷史記載提供了佐證。梅里遺址出土的陶鬲，形制與陝西岐山出土的陶鬲如出一轍，三千年前，正是泰伯公將中原的器型與文化帶到了江南。兩件陶鬲，相隔千里，完成了跨越時空的互證。

泰伯公的教化之功，不只在農桑水利。他以石為紙，以炭為筆，以歌為教，將周族的詩歌與當地的歌謠相融合，創出了吳歌。

走進大殿，泰伯公的塑像端坐中央，面容慈祥而堅毅。塑像是一九八五年重塑的，但這座廟宇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始建於東漢桓帝時期，距今已近兩千年。

殿內懸有歷代帝王與名士的題匾，清康熙帝題「至德無名」，乾隆帝題「三讓高蹤」，還有榮毅仁先生題寫的「錫邑之光」。每一塊匾額，都訴說着後世對泰伯公的敬仰。

我在殿中流連許久，思緒萬千。泰伯公當年帶着仲雍和少數隨從，背井離鄉，跋涉千里，來到這片陌生而蠻荒的土地。他們面對的

是什麼？是語言不通的土著，是水土不服的環境，是一無所有的起點。但泰伯公沒有退縮，他以誠待人，以德服人，最終贏得了百姓的擁戴，「從而歸之千餘家」，建立了江南第一個文明古國——勾吳。

泰伯公的精神，被後世稱為「至德」。這至德的核心，便是「讓」與「拓」——讓的是權位名利，拓的是文明疆土。

對聯中的「背井離鄉哪怕披荆斬棘」「從俗而化俗推己及人」，正是這種精神的寫照。泰伯公的開拓，不是簡單的遷徙，而是一場文明的遠征。

這些年來，我始終在思考一個問題：在東西文化交匯的澳門，中華文化的根脈如何傳承與發揚？

今天，站在泰伯廟前，作為後裔，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泰伯公三千多年前的「奔吳」，是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第一次大交匯。他「從俗而化俗」，既不固守原有的生活方式，也不全盤接受當地的習俗，而是將中原的先進文化與荆蠻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創造出獨特的吳文化。這種「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智慧，正是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的生命力所在。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地，與泰伯公當年的「奔吳」何其相似！五百多年來，澳門一直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對話的窗口，形成了獨特的文化景觀。在澳門工作生活四十年，見證了這座城市的變遷，也深深體會到：文化的生命力，在於交流與融合，在於堅守與創新的平衡。

泰伯公的「至德」精神，是吳文

化的源頭，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我們有責任將這份精神傳承下去，讓「讓」與「拓」的智慧在新時代煥發光彩。

每年的祭拜儀式在殿前廣場舉行。香煙繚繞，鼓樂齊鳴，來自海內外的吳氏宗親齊聚一堂，共同緬懷先祖：泰伯公，三千多年前，您從西北來到江南，開疆拓土，傳播文明；今天，您的血脈已經遍布天下。當年您開鑿的伯瀆河，至今仍在流淌；當年您建立的勾吳國，已化作這片土地的文明底色。

元代大書畫家趙孟頫夜泊伯瀆河，寫下「平墟境裏尋吳事，梅里河邊載酒船」的詩句。他所尋的「吳事」，便是泰伯奔吳的傳奇；他所載的「酒船」，或許也承載着對至德精神的敬意。

車子駛離梅村，漸行漸遠，但我的心卻與這片土地緊緊相連。泰伯公的至德之光，穿越三千多年的時空，依然照亮着我們的來路與歸途。



▲江蘇無錫泰伯廟。

七日談

（澳門篇）

北中精神長虹，川港誼情與共



如是我見
陳中威

早春時節，來到重慶這座最年輕的直轄市，感受她的朝氣與希望。工作會議結束後，與當地一群新結識的商會及農委精英把酒言歡，情誼更添幾分。重慶不常來，卻常想來，她的熱情，她的衝勁，她的火鍋，都是屬於世界的。

匆匆完成三天兩夜的重慶行程後，便乘高鐵抵達綿陽。劍榮學長與孫主任早已在站外等候，熱情相迎。這是筆者首次以母校金文泰中學校友會會長身份，匯合「金中」師生到北川中學交流訪問與學習。

四川北川中學與香港金文泰中學，早於二〇〇九年已締結為姊妹學校。在十七載的流金歲月裏，兩地師生每年持續互訪，共同上課學習，彼此間早已播下川港友誼的種子。這份情誼向下扎根，千里開花，在香港教育界亦堪稱開創先河的典範。

北川中學，是一所在二〇〇八年「5.12」汶川大地震後浴火重生的學校。地震當日，校舍倒塌，師生傷亡，即使部分學生幸免於難，卻痛失家人，頓成孤兒。面對如此巨大的天災，人顯得何其渺小與脆弱。本該安穩的校園生活，一瞬間被地震無情奪去。災後國家迅速展開救援，物資與人員從全國各地源源而至。然而，校舍盡毀、師生傷亡慘重的北川中學，在重建教育的路上仍面臨重重難關。此時，當地國企長虹電子公司主動伸出援手，借出公司大樓供學校使用，並提供各類生活所需。正因如此，震後的教育從未中斷。在長達八百一十八天的日子裏，鼎力相助，真情大愛展現無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中國僑聯亦匯聚海內外各方力量，短時間內籌得善款，為北川中學另擇吉地，興建新教學大樓。

二〇〇九年，香港爱心人士、母校資深校友楊宇杰先生，透過長虹公司了解到北川中學的實況，主動出錢出力，助震後學子走出陰霾。由此，促成「北中」與「金中」締結為川港姊妹學校，成就一段佳話。自此，羌山與香江攜手同行，共探教育智慧，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激盪創新火花。每年兩地學生互訪交流，十多年風雨同行。川港少年於多元文化碰撞中成長，以教育之光鋪就同心精神紐帶，書寫跨越時空的育人篇章。



人與事
劉建芳

回憶父親

捕魚

父親也喜歡下河摸魚，在我的記憶中，村裏的那條小河，給父親，也給村裏許多人帶來了許多歡樂的記憶。

花竹嶼是蒼茫大嶺中無數座山嶺中的其中一座，海拔九百多米，聳立在我們山村的北面，從山上流下來的小溪，匯成了一條小河，流經全村，河不大，河水也不深，有些地方捲起褲腳就能蹚過去。小河有幾個地方築起了攔河壩，作灌溉用，壩下就形成了一個小水潭，可見一汪碧水，水面蕩漾着藍天白雲，也倒映着我們的房屋。

這條河有一個村裏最大的水潭，在村口那片楓樹林中隱藏着。河水流經幾塊亂石後，形成了一小段流泉飛瀑，沿着窄窄的石壁溝，跌落六七米形成的水潭，村裏人叫滴水潭。

滴水潭裏有村裏這條河中最大的魚，也似乎隱藏着如潭水一樣深不見底的神秘，村裏人沒有誰知道潭水有多深。



藝象尼德蘭
王加

無論全世界哪國文化，宴請賓客或摯友時準備幾道拿得出手的主菜都是必不可少的，此乃待客之道。在尼德蘭地區的傳統中，公爵貴族等人設宴款待的上等主菜中必不可少的是「整禽飾身派」（Hele Vogel Pastei）。我曾於去年的專欄中聊過在倫勃朗與愛妻莎斯姬亞自畫像中出鏡的烤孔雀派；而上周我在英國國家美術館的尼德蘭繪畫展區懸掛的威廉·克拉斯·赫達（Willem Claesz Heda）的一幅《有龍蝦的靜物》中，找到了一道比孔雀派更為罕見的盛宴美食——黑琴雞派。

在狩獵靜物題材畫作中，稀有的黑琴雞（荷蘭語Korhoen，學名Lyrurus tetricus）在畫中多以戰利品的形式出鏡。然而，被烹飪之後擺在宴會桌上作為盛大展示菜的「黑琴雞派」卻極少入畫。在那個餐桌上沒有「手機先吃」條件的時代，該如何把自己享用過的美食炫耀給座上賓呢？對於那些家世顯赫且有炫富需求的貴族而言，一個靜物畫的細分畫種「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應運而生。而赫達的這幅《有龍蝦的靜物》中餐桌上的所有物品，包括盛放龍蝦、橄欖的藍白相間瓷盤是進口自我國的明青花瓷、橄欖和檸檬是地中海的舶來品、畫中最亮眼且佔據作品「C位」的大龍蝦，以及桌上形制各異的玻璃杯和銀器，均是「華麗靜物」的「標配」。而玻璃器皿上的各種光影折射、桌布上的絲綢光澤質感，以及瓷器和陶器上溫潤的釉面反光，將赫達所引以為豪的、精確描摹事物材質的高超畫技展現得淋漓盡致。相比之下，畫中最左側的暗色背景中由精美陶盤盛放的一道烘烤完畢的黑琴雞派則顯得低調內斂很多，但事實上，這

黑琴雞派：餐桌上的雄性榮耀

道菜的「隱藏屬性」同樣完美契合「華麗靜物」的內核。

在尼德蘭傳統文化語境中，代表着自然野性和雄性勇武的黑琴雞象徵着貴族狩獵的榮耀戰利品，在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靜物畫中地位尤其突出。狩獵這項專屬於歐洲貴族的傳統愛好至今歷經久不衰，但相較於現在對於打獵證件、生態保護對於狩獵物種的限制，彼時的歐洲長期實行狩獵權壟斷，珍稀野味如黑琴雞、鹿、松雞、野豬等僅限貴族、王室等上流社會群體享用，平民禁止捕獵。雖然黑琴雞數量少捕獲難，卻因其肉色紫紅、肉質緊實且口感帶有松針和柃木香氣而成為了奢華宴會上的頂奢美味。此外，其勇武好鬥、雄性在發情期會群鬥求偶的特質在當時被視為勇猛好勝和雄性力量的化身，使得其規格遠遠高於普通野禽。而黑琴雞獨有的黑藍羽、白翼斑和琴狀尾，則成為了裝點烘烤完成後的黑琴雞派獨特的「原裝飾品」。



▲威廉·克拉斯·赫達畫作《有龍蝦的靜物》中的黑琴雞派。作者供圖

赫達此幅靜物畫中，我們能夠罕見地看到這道貴族菜餚被完整地盛放在一個圓形的、外有精美雕花的原色陶盆中。鑒於大而深的陶器可容納整禽，且其耐熱、保溫、耐酸的特質特別適合盛放野味和派汁，因此盛放黑琴雞派這種「整禽飾身派」通常採用仿我國青花瓷的代爾夫特陶盤或原色陶盆。在棕黑色的背景映襯下，黑琴雞翅膀內側雪白的羽毛在畫中顯得格外醒目。相比之下，它直立的頭頸和豎起的白色琴尾則相對低調很多，關於黑琴雞派的烤製，需體量更大、羽翼更美的雄性黑琴雞一隻。在處理黑琴雞之前，廚師需要先完整取下原鳥的頭頸、翅膀和完整尾羽待用。製作肉派的工序則需要除毛清理，牛奶浸泡去除松脂野味，再用多種調料內外塗抹均勻醃製，在雞腹塞入各種配菜輔料，並將揉好的麵團裹住整雞來製造肉派的硬酥外皮。等整派烤出爐後稍稍冷卻，再用竹籤或鐵絲將先前取下的頭頸、雙翅和尾羽插入熟派上固定，以還原活鳥的姿態擺盤，鳥嘴中通常插入迷迭香和康乃馨點綴，並在羽毛上輕刷蛋清和金粉提升光澤與亮度。最終，這道經過繁複處理工序、擺盤頗具儀式感的盛宴主菜就可上桌宴請賓客了。

時至今日，身為保護動物的黑琴雞已無法成為盤中餽了，這樣一道貴族專屬的珍稀野味其烹飪方式也伴隨着歷史而被封存。如今我們唯一能夠見證的，便是赫達畫中低調出鏡的黑琴雞派，以及它在華麗靜物中所象徵的雄性榮耀。

「魚雷」在手，父親往前後左右看了看，對靠近身邊的人揮揮手，示意他們退遠點，然後又揮揮手中的「魚雷」，做了一個扔出去的動作，目測一下「魚雷」落潭的位置。

準備工作都做好了，父親把「魚雷」放在河邊草地上，悠然自得地從褲袋裏掏出煙絲袋，捲起了喇叭筒，點上火吸了兩口煙後，看着圍觀的人群，瀟灑地笑了笑，拿起了「魚雷」，然後吹了吹煙頭，點着了導火索。此時大家都很緊張，盼着父親快點把「魚雷」扔出去，但父親神態自若，看着導火索滋滋冒煙二三秒後，才把「魚雷」扔向了水潭。

「魚雷」在靠近出口處這邊的水面沉了下去，一會兒，一串大大的煙圈從水裏冒出來，大家都聞到了煙圈散發的硝煙味了，正在琢磨「魚雷」怎麼還不響，是不是接觸不好，雷管沒有引爆炸藥。父親依舊鎮定自如，很享受地吸着喇叭筒，直到一聲沉悶的「砰」的聲響，平靜的水面升起了一支不高

的白色的水柱，圍觀的人都感覺到腳下的地面在震動，整個水潭好像剛燒開了的水一樣，湧起了一圈圈的水向四周蕩去。

這時父親的那支喇叭筒剛好吸完了最後一口煙，父親吐掉煙嘴，馬上抓起了早就準備好放在身邊的加長了手杆的網罩，去捕撈他的戰利品了，其他的人也都紛紛下河撿魚。當然，大家撿到大的魚都會送回父親，小些的魚就算自己的收穫了，父親也是樂在其中，不在乎別人撿到多少魚，只願自己撿魚。

此時，神秘的滴水潭揭開了面紗，這裏只有歡樂的人群，村裏的母親河帶給了大家開心的收穫。

村裏只有父親才敢在滴水潭裏炸魚，有些人雖然垂涎滴水潭的魚，但只能是臨淵羨魚而已，因為潭水太深，用漁網是網不到的，潭水也是活的水流量也大，用魚藥也是藥不到的，而炸藥和雷管這樣的東西，也似乎只有父親才能弄的到，製作「魚雷」，全村也只有父親才有那膽量。